

亚投行的“朋友圈”

动向

竞争

欧洲四强集体投奔亚投行 美国干瞪眼

■ 周艾琳 王琳 报道

继英国之后,法国外交部3月17日表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当天宣布愿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至此,欧洲前四大经济体悉数表达了加入亚投行的意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爱宗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经济体想申请加入,第一是表明对于亚投行的认可,也即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各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理念的认同,各国实际上也存在类似需求;第二,表明对中国的认同,此前个别国家担心中国在亚投行的影响力过大,但新国家的加入在事实上对此进行了回应。”

相较之下,日本和美国对于加入亚投行似乎并不感兴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助理研究员潘晓明告诉本报记者:“当前美国和日本的重点可能在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后也随之表示了类似意愿。3月13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副部长周亨焕表示,韩国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加入亚投行;3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表示,将在几周内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3月16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更是表示,澳大利亚“相当有兴趣”加入亚投行。此前消息显示,美国曾游说澳大利亚等国不要加入亚投行。

记者了解到,从中国2013年10月提出筹建亚投行,到2014年10月下旬21个创始成员国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期间的研讨调研中,澳大利亚和韩国是积极的参与者,但并没有成为第一批签署筹建备忘录的国家。

不同于欧洲等国的参与热情,日本似乎和美国在同一个战壕。3月17日上午,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对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持“慎重态度”,并质疑亚投行是否能够秉持“公正的治理结构”。

熊爱宗对记者表示:“对于一个即将新成立的机构有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机构怎么运作,未来如何还需要观察,这需要大家在前期就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如果有参与意愿,应该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

“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在借鉴国际组织的机制的基础上,还会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机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成立之后,亚投行会经历一段调试期和各成员国在新机制下的磨合期。但是,在目前尚未有具体项目运行的情况下,日本的担忧显然更像是无端猜测。”潘晓明告诉记者。

熊爱宗认为,一个机构在运行初期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可以通过自我学习、与国际其他机构协调合作进行自我完善。例如亚投行成立之后,可以积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加强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因为,目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需求如此之大,足可容纳几家国际机构运作。

而且,多家机构的竞争合作可能会比一家来得更好。

亚投行与亚开行是合作关系

在亚投行有条不紊筹建的同时,由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开行也在发力。媒体报道称,为支持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开发,亚开行计划从2017年起将全年融资额度扩大至目前的1.5倍,达到200亿美元。甚至有评论称,由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的存在感与日俱增,两者间的竞争或日趋激烈。

而亚开行首位华裔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两大机构的竞争关系。他表示:“亚开行认为,第一,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很大,成立亚投行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亚投行成立后,亚开行认为其应采用国际最佳规则与实践。第三,亚开行在亚投行成立后会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

亚开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也对记者表示:“亚开行此前的研究表明,若保持目前亚洲各国增速,在截至2020年的10年中,基建缺口为8万亿美元(年均8000亿美元),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目前每年能够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这些资金的40%~50%。因此亚投行成立的必要性有目共睹。”

另据媒体报道,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3月16日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已开始讨论与亚投行进行合作,双方还将实现经验、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共享等。

目前中国在亚开行的出资份额和投票权重分别仅占6.46%和5.47%,均不及两大份额国美、日两国的一半。

根据2014年10月24日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楼继伟当时表示,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但中国在亚投行并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也不一定非要占到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按照工作计划,预计各国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使亚投行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营。

在英法德意之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增至27个,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亚投行背后的美中较量

由中国牵头的新的开发银行的成员资格引发了英美之争。这场争执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一场日益加剧的激烈竞争的序曲之一,而中美竞争的核心内容是:谁将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

奥巴马(Obama)政府对上周四英国决定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创始成员表示愤怒。亚投行由中国牵头,资本规模达500亿美元,最终可能会与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形成竞争。

英国将成为第一个加盟亚投行的七国集团(G7)经济体。在亚投行努力创建之际,英国的加入将对该行的信誉和潜在资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家新的亚洲银行是中国一个宏图大志的一部分,中国欲打造新一代的金融和经济机构,让其在亚太地区、并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高级研究员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这场争执的核心,是对主导亚洲经济和政治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一场长时间竞争。”

除了亚投行,中国还是去年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主导国,此外中国已宣布投入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对将中国连接到中亚的项目进行支持。

中国这些新举措全都是为了满足一个越来越大的资金缺口,即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据亚投行的直接竞争对手之一,位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估计,未来十年东南亚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

但中国的这些举措,也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位于华盛顿的机构构成政治上的直接挑战,自二次大战后成立以来,这些机构一直由美国主导。

美国对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架构也有自己的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一份正在谈判中的12国贸易协定。结合美国正与欧盟(EU)讨论的那份单独贸易协定,美国的整体战略是建立一套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就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和环保问题设立更高的标准,而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存在利益和处理方式的分歧。

位于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孙云(音译)表示,中国在试图建立亚投行时已经面临一些内部挑战。官员们已承诺,新银行提供资金时不会像世界银行那样官僚,但他们也意识到,其他银行所采用的严格条件,部分是为了防止不明智的贷款、以及保持较高的信用评级。

孙云补充说,中国已经有一些利益集团在施压,要求利用亚投行贷款“推进中国的经济议程,特别是推动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而中国的外交政策战略专家则认为,亚投行“应该支持中国的战略利益,给予不尊重中国的国家较差待遇”。

冷战时期,美国曾面对过华沙条约(Warsaw Pact)下有组织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但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挑战,这一超级大国有能力与那些同时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一道,建立起国际经济机构、并构建伙伴关系。拉特纳表示:“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新问题。即使美国本身不参加,华盛顿方面仅仅是反对这些新机构也是不够的,尤其是如果其他西方国家都在积极参与。”

一些前美国官员认为,美国与中国展开的这场新的影响力之争,也伤害到了它自身。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敦促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它曾支持对IMF的份额分配进行改革,赋予中国更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提议在美国国会已经没戏了。

中国希望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部分反映出中国感觉自己在现有架构中遭到排斥。

(金融时报)

英法德意投奔亚投行

3月31日及其两周之前的3月17日都是关键日期。因为3月31日是确定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的截止日期,但确定这一资格须留有两周的成员商讨期。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两会期间表示,3月31日以前参与的都可成为创始成员国。

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宣布愿意加入亚投行之前,英国在3月12日向中国递交加入亚投行的申请。“这一时间节点合适。亚投行是开放的,而在截止日期前申请加入也正符合亚投行吸纳成员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中国农业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接受采访时说。

不同于欧洲等国的参与热情,日本似乎和美国在同一个战壕。3月17日上午,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对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持“慎重态度”,并质疑亚投行是否能够秉持“公正的治理结构”。

美国此前曾呼吁盟友及西方伙伴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一起在亚投行外部监督促进即将成立的亚投行推行更高标准,从而获得更大影响力。但英国带头唱起了反调。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英国的加入会带动更多西方大国加入亚投行,有利于改善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中国应该欢迎西方国家加入,如果美国有意,美国也可以加入。

“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在借鉴国际组织的机制的基础上,还会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机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成立之后,亚投行会经历一段调试期和各成员国在新机制下的磨合期。但是,在目前尚未有具体项目运行的情况下,日本的担忧显然更像是无端猜测。”潘晓明告诉记者。

熊爱宗认为,一个机构在运行初期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可以通过自我学习、与国际其他机构协调合作进行自我完善。例如亚投行成立之后,可以积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加强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因为,目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需求如此之大,足可容纳几家国际机构运作。

亚投行到底是什么

■ 韩洁 熊争艳 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年10月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2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

那么,亚投行是干什么的?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何关系?针对各界关注的诸多问题,去年10月底,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亚投行签约仪式上接受了记者采访。

亚投行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多赢选择

问:为什么要建立亚投行?亚投行筹建进展情况如何?

答: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当前成立亚投行非常必要,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多赢选择。对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就本地区整体而言可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在亚投行并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

问:中方在亚投行的出资比例是多少?

答:《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明确,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

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此前中国对外表示可出资到50%,是表明中国对亚投行的强有力支持。但中国在亚投行并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也不一定非要占到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

问: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是如何设计的?

答: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亚投行设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

亚投行将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

问:亚投行将在环境保护、移民安置等保障政策方面采取什么标准?

答:在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不断完善自身建设,积累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结构、环评政策、保障条款、采购政策、借款国财政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包括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在内的项目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政策要求。

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关标准和好的做法,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当然,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在对其保障政策中过于繁琐、不切实际及与业务关联度不高的一些做法进行改进,亚投行将避免重复这些问题,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

